



龙乡老楼留岁月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袁勇

龙乡双龙,真正牵着乡愁的,从来不是山光水色,而是街口那座沉默近百年的老楼。

我走南闯北,见过不少老楼古楼,唯有故乡十字街口这座老砖木楼,始终搁在心底,从不张扬,从不突兀,默默守候着小镇烟火,将近百年的风雨光阴,一点点沉淀在青砖木瓦之间。每次回乡,都要先到街口33号走一走、看一看,让我多年漂泊浮躁的心,顿时安静了些许。

1

这座青砖垒起厚实墙体的三层老楼,采用糯米灰浆砌墙和外立面喷塑,极大增强粘合力与耐水性。黑灰色墙面凹凸不平,摸上去粗糙得咯手。最引人注目的是,青砖外墙、小青瓦双坡屋顶,嵌着几扇老虎窗,凭空添了几分灵动与生趣,矗立在长寿区双龙场老街,透着一股肃穆的静谧与清冷。

进得楼去,木楼板、木楼梯破裂,肌理残破,只剩下原本本真的沧桑,但依然可以行走。脚步踏上几阶,还是熟悉的“咯吱咯吱”响动,像是岁月在低声絮语。近一个世纪的霜雪寒暑,整座楼体保存完好,怎么看,都是一身中西合璧的风韵。入口上方墙间,仍见浮雕大字“为人民服务”,黄漆粉饰,淡淡浅浅,却深藏着70多年前双龙供销社时期的时代底蕴。2019年,它正式入选重庆市历史建筑保护名录,实实在在成了巴渝大地上,一处活态的历史瑰宝。

听高寿老人讲过,老楼落成于1936年,为栾姓大户人家投资兴建的豪宅。它还带着浓郁抗战时期风貌,聚兴诚银行双龙分理处就在这里,成为双龙地区最早的老银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

期,老楼整体划归供销社,一楼卖布匹、盐巴、糖果、煤油、农资……每天人来人往,赶场天最为繁忙。我记事起,老楼多年都是银行在营业。到了2000年,当地一位陈姓弹花匠(制作棉花被褥的师傅)将老楼买下并经营至今。

2

无论时代怎么变迁,一些细碎的片段,始终刻在我的记忆里,怎么也忘不掉。

我10岁那年,一个赶场天,正值三伏,发丝湿黏,衣背湿透,便跑进老楼大厅乘凉,看到柜台玻璃明净,里面白纸黑字清清楚楚,标着:黄金收购价,每克2.77元。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个以克计的数字,只觉得十分神秘又陌生。

那个时候家境平平,高中期间的住宿费,全靠父母亲节衣缩食抠出来的。我跟着父亲一次次过来取钱,数额都不大。揣着年少的青涩与拮据,攥着几张薄薄的纸币奔向学堂。温和包容的老楼啊,你见证了我们寻常人家的日常冷暖,烟火琐碎。

后来响应号召参军北上,远离故土数千里云山。离家越久,故乡就越爱入梦。坡坡坎坎,乡村小巷,还有街口这栋老楼,都是梦里最清晰的模样。

每一次探亲回乡,脚步刚踏进老街,目光下意识就望向十字路口。那座熟悉的三层老楼,静静矗立原地,只是牌子换了。楼还是那座楼,青砖未改,木梯依旧,轮廓、屋檐、格局,一点都没变,只是换了用途,继续安稳守着一方乡土。

3

我知道,放在偌大的华夏版图上,双龙不过是个小小的方寸之地,不起眼,可从头到尾,长满了龙的传说,散发着龙的气息。当你走进这片故土,仿佛就踩在了巨龙的脊梁之上,处处皆是祥和瑞气。

老一辈人代代口传:远古时候,巨龙育有九子,其中金龙与银龙,偏爱这片青山绿水,长久栖居于此,与山河相依,与乡邻相伴,岁岁安安。自此龙魂扎根故土,护佑家园,这片地域便有了浓厚的龙象气韵,双龙之名,也由此而来。

还有一段更接地气的由来,与山水紧密相连。明朝末期,双龙便在石龟山兴建场镇。永安山余脉蜿蜒绵延,两条溪流顺着山势缓缓流淌,最终在“天脑水”处交汇相融,汇成悠悠双龙河。河道曲折回旋,形态天然,宛如二龙戏珠、双龙饮水,形意兼备,双龙场又因此定名,一代代沿袭,流传数百年。

山水养文脉,传说润故土。龙的故

4

事、龙的吉祥,早已融进每一位双龙人的骨血里。而这座百年老楼,根植于龙乡核心,吸纳一方山水灵气,承载时代起落,把银行旧事、市井烟火,都悄悄藏进一砖一瓦、一梁一木之中。

老楼没有名胜楼阁的显赫名气,没有络绎不绝的热闹,只是小镇十字街口一座朴素的老建筑而已。在外人眼里,不过一处寻常旧景;于我这个年逾花甲之人而言,却是童年的乐园、少年的驿站,更是远方游子的乡愁归处。

年少从楼下嬉戏而过,中年归来凭栏眺望,暮年漫步驻足怀想。一座老楼,轻轻串联起我的人生岁月。

青砖沉敛,静刻岁月;木楼温厚,暗藏流年。

这座龙乡老楼,栉风沐雨近百载,不颓不荒,静默如初。目送着一辈又一辈乡人远行、归来、老去。

唯有老楼,岁岁安然。

它是双龙镇一本立体的活史书,是时代留存下来的鲜活印记,更是我们这一代心头最清晰、最温暖的故乡坐标。

余生漫漫,只要身子骨硬朗,我会常回去看看,会与这座老楼静静对望。听风穿过老街,观云漫过屋檐,忽然觉得,守住心底这座老楼,才是最纯粹、最绵长的念想。



俯瞰福禄镇狮子寨文化公园

都梁险要狮子寨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毛啟平

狮子寨,位于重庆市梁平区福禄镇魏家河沟,因宛如一头雄狮俯卧而得名。这是一座集自然风光、历史遗迹与乡村旅游于一体的特色景点,还是一座横跨福禄镇天塔、青桥、辣坪三个村落的古代军事寨堡,若雄狮盘踞于富庶的汝溪河谷之上,格外雄伟峻峭,为都梁城东第一险要。

狮子寨始建于清嘉庆二年(1797年),寨体依山而建,山体陡峭,易守难攻。寨内现存寨门、石阶等遗迹,保存较为完整。3000米乡村漫道、铁链扶关、石梯连天,将北寨门、醉翁亭、西寨门、狮子岩、玻璃云台、怡福亭、祈福石、摩崖石刻等景点串成一个旅游文化公园,无不彰显出狮子寨的自然险景与文化印记,把美丽乡村展示得淋漓尽致。

日前,笔者驱车前往狮子寨,游览山寨自然风光。新建的山寨大门,四根仿古石柱撑起狮子文化公园的匾额,仿佛在轻声召唤着天下游人。攀寨之路犹如探险之旅。沿着依山而建的500米步道拾级而上,两侧怪石磷立,望而生奇,天空被挺拔的松柏挤出一条缝,阳光从夹带中倾泻而下。笔者沿着宽约1.2米的

步道前行,攀援800步石梯,那翘然屹立的狮头便迎面映入眼帘。来到狮头面前仰望,它是由数块嶙峋奇石重叠而成,高约20米,狮口大开,狮鼻挺立,狮眼炯炯有神,让人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栈道从狮头下擦身而过。接近北寨门处,峭壁石梯令人生畏,只得借助防护铁索全力攀登,其险境可与华山栈道媲美。北寨门由石门框与拱顶组合而成,嵌于岩石之侧,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军事险要。门框上苔痕斑驳,见证着山寨的岁月沧桑。石门上方右侧,四根石柱与四根横梁撑起茅草顶盖的醉翁亭立于悬崖之上,是一个据险揽胜、饮酒划拳助兴的好去处。若在亭中品尝杜康佳酿行福禄酒令,大有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情趣,横生青梅煮酒论英雄的豪放。

带着醉翁亭的酒韵再攀爬52步石梯至狮子寨顶,蓝天豁然开朗,犹如跨上雄狮奔驰苍穹,看翻腾云海如海市蜃楼。极目楚天,晨雾中,原野蒙眬炊烟缥缈亦梦亦幻;晴日里漫山遍野浪花起伏,与苍松翠柏交融成美丽画卷。手扶陡峭悬崖,俯瞰福禄全镇风貌,放眼原野,群

山叠嶂云海翻滚,雾气升腾,山野变幻出万般姿态。游人在步道中穿行,宛如在狮背上游走,一会儿在狮腰低处下行,一会儿又在狮背上攀爬。尤其是行走在悬空玻璃桥上,游人跨越400米高山绝壁,体验凌空飞度,四野峰谷尽收眼底。山谷中炊烟四起,脚下山花烂漫,流水潺潺,春潮涌动,美丽乡村荡满情怀,让人如痴如醉。在步道左侧,有个仿古藤条缠绕的怡福亭,于亭中小憩,重温曹操的《龟虽寿》,于闲情逸致中横生出人生的乐观与遐想。转眼间又来到翠竹绿树掩映的祈福石前,口念祈福词语,眯起眼睛手摸大红福字转上三圈,尽情享受岁月静好的时代阳光。自祈福石开始,山寨步道便开始下行。从狮臀至狮尾下滑,信步走来身轻如燕,穿过果园就是寨下的环山公路,这就是狮子寨的末梢。

在寨腰的祈福石前,有两条下寨的步路。左边沿便道下行100米,就是山寨的东大门,原有的寨门在修筑环寨公路时被拆除。沿着右边步道下行135米,就来到山寨中保存完好的西寨门。西寨门嵌于悬崖之侧,高约2.5米、宽约1.3米、门径约1米,由门柱石、门槛石、顶盖石所构成。寨门顶上覆盖着厚厚的泥土,三棵柏树苍翠挺拔。西寨门仿佛是一个坚强的卫士,在沧桑岁月中守护着山寨的日日夜夜而矢志不渝。

更令人惊奇的是,在西寨门下行80步陡坡梯步旁的巨石下面,深藏着一块摩崖石刻。摩崖石刻长1.7米、宽1.2米。石刻因年代久远,字迹斑驳,虽可见部分文字却难成全章,依稀可见“贼匪峰起修立城门以护出入。城门既立而路实崎岖。越辛酉年集资竭力监修,以便往来”的字样居于摩崖石刻的中间。石刻右侧刻有修建寨门时捐款人的名单,落款是咸丰十一年冬月八日(公元1861年);石刻左侧刻有维修寨门时捐款人的名单,落款是大清同治元年8月12日(公元1862年)。据此推算,寨门历史在165年以上。若能全识摩崖石刻上的文字,一定能够为深入研究狮子寨历史与梁平山寨文化提供第一手宝贵的资料。

从西寨门出来,顺步梯下行至环寨公路。站在山寨下那一户高姓人家的石坝上,目睹了那座背靠山寨翠柏掩映的百年老屋,石柱、石墙、土墙与青瓦古色古韵,柴火灶台上腊肉飘逸出诱人的浓香,听到石圈里两头肥猪摇头摆尾的浅唱,石坝下面的竹林在山风中摇晃,数不清的竹笋破土而出,黑黝黝的桑椹挂满枝条,杜鹃花闪烁在山腰,几只野鸡从林中掠过。好一派美丽山乡的景色,让人感受到绿色生态中乡村人家生活的恬静与淳朴。

步行下山乡道上,回首狮子寨,山形如狮子势险峻,石狮悠然静卧安详,葱郁的苍松翠柏如同狮鬃覆盖狮身,在雄奇中透出大自然的威严。它不仅是一座风景优美的自然景观,更是一座承载了梁山悠久山寨文化的休闲胜地,成为守护一方平安吉祥的瑞兽,护佑着都梁人民的幸福生活。